

朝内八一人文文库

曾国藩

唐浩明
著

[上]



曾国藩

[上]

唐浩明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:全3册/唐浩明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79-3

I. ①曾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1765号

责任编辑 杨柳

装帧设计 刘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46.125 插页9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02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79-3

定 价 83.00元(全三册)

[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65233595]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，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，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，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，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，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：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，从这里走出了一个个大师，沁透着一股股书香，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；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；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，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，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，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，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，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，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，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主要人物表

曾国藩	字涤生，湘军统帅，大学士，两江总督，一等毅勇侯
江忠源	字岷樵，湘军创建人之一，死于安徽巡抚任上
塔齐布	字智亭，湘军前期重要将领
罗泽南	字罗山，湘军创建人之一
王 鑫	字璞山，罗泽南弟子，湘军前期重要将领
李续宾	字迪庵，罗泽南弟子，湘军重要将领
郭嵩焘	号筠仙，曾国藩密友，曾参曾氏幕，后署理广东巡抚
刘 蓉	字孟容，曾国藩密友，曾参曾氏幕，后任陕西巡抚
骆秉章	字吁门，湖南巡抚
张亮基	字石卿，湖南巡抚
左宗棠	字季高，先参湖南巡抚幕，后自领楚军。闽浙总督
李鸿章	字少荃，曾国藩弟子，先参曾氏幕，后自领淮军。直隶总督
曾国荃	字沅甫，曾国藩九弟，湘军吉字营统领，后任浙江巡抚
彭玉麟	字雪琴，湘军水师统领
杨岳斌	字厚庵，原名载福，湘军水师统领
胡林翼	字润芝，湘军重要将领，死于湖北巡抚任上
鲍 超	字春霆，湘军霆字营统领
官 文	字秀峰，大学士，湖广总督
多隆阿	字礼堂，绿营将领，长期与湘军联合作战
康 福	字价人，曾国藩亲兵营统领

赵烈文	字惠甫，曾国藩幕僚
彭寿颐	字长庚，曾国藩幕僚
杨国栋	曾国藩幕僚
陈 敦	字广敦，庐山黄叶观道士
欧阳兆雄	字小岑，曾国藩密友
洪秀全	太平天国天王
石达开	太平天国翼王
李秀成	太平天国忠王
洪仁玕	太平天国干王
罗大纲	太平军重要将领
周国虞	太平军重要将领
康 禄	康福胞弟，太平军将领，后封楚王
林绍璋	太平军重要将领，后封章王
林启容	太平军重要将领
石祥祯	石达开之兄，太平军重要将领
韦 俊	太平军重要将领，后投降湘军

卷首辞

梁启超对世人说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

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：“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，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。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，不特于国学有心得，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，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。”

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

这个曾文正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他有哪些特别过人之处，值得这三位如此重视？

但是，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、伪君子、汉之不肖子孙的，到后来，汉奸、卖国贼、刽子手，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铁案。

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，一个人的盖棺论定，其反差如此之大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。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，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！

目 录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	(1)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,杨载福只身救排	(5)
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	(10)
四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	(19)
五 喜得一人才	(25)
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	(28)
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	(36)
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	(42)
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	(44)

第二章 长沙激战

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	(48)
二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	(52)
三 今日周亚夫	(55)
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	(62)
五 计赚左宗棠	(72)
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	(76)
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	(82)

第三章 墨经出山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| (91) |
| 二 | 世无艰难,何来人杰 | (96) |
| 三 |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,张亮基晕死在
签押房里 | (101) |
| 四 | 陈敷游说荷叶塘,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
融喜气 | (106) |
| 五 | 郭嵩焘剖析利害,密谋对策,促使曾国藩
墨经出山 | (117) |

第四章 天王定都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江宁失守,洪秀全称王 | (130) |
| 二 |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:定都、朝拜、开科取士 | (133) |
| 三 | 东王揽权,翼王献策 | (139) |

第五章 初办团练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乱世须用重典 | (144) |
| 二 | 曾剃头 | (148) |
| 三 |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,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| (157) |
| 四 | 鲍超卖妻 | (167) |
| 五 |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| (174) |
| 六 | 大闹火宫殿 | (182) |
| 七 | 停尸审案局 | (195) |
| 八 | 逼走衡州城 | (198) |

第六章 衡州练勇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| 王鑫挂出“湘军总营务局”招牌,遭到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
	曾国藩的指责	(201)
二	忍痛杀了金松龄	(205)
三	从钩钩子主想到办水师	(215)
四	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	(219)
五	一个钟情的奇男子	(229)
六	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	(241)
七	湘江水盗申名标	(243)

第七章 靖港惨败

一	为筹军饷,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	(248)
二	出兵前夕,曾国藩亲拟檄文	(251)
三	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,使曾国藩心跳血涌	(258)
四	曾国藩踌躇满志,血祭出师;一道上谕,使他从头寒到脚	(262)
五	定下引蛇出洞之计	(265)
六	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	(270)
七	曾国藩紧闭双眼,跳进湘江漩涡中	(277)
八	左宗棠痛斥曾国藩	(282)
九	白云苍狗	(289)
十	兄才胜我十倍	(294)

第八章 攻取武昌

一	青麟哭诉武昌失守	(297)
二	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	(299)
三	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	(304)
四	康福挥刀砍杀之际,一眼看见弟弟康禄	(313)
五	一律剜目凌迟	(316)
六	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	(319)

七	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,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: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	(325)
八	康福的绝密任务	(330)
九	一颗奇异的玛瑙	(333)
十	一箭双雕	(336)
十一	曾国藩身着朝服,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	(342)
十二	曾国华率勇来武昌,王璞山请调回湖南	(349)

第九章 田镇大捷

一	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,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	(356)
二	三国周郎赤壁畔,美人名士结良缘	(359)
三	从蕲州到富池镇,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	(377)
四	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	(386)
五	委托东征局办厘局	(391)
六	康福带来朝廷绝密	(394)

第十章 江西受困

一	浔阳楼上,翼王挥毫题诗	(412)
二	水陆受挫,石达开一败曾国藩	(421)
三	水师被肢解,石达开二败曾国藩	(426)
四	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,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	(430)
五	参掉了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	(441)
六	塔死罗走,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	(444)
七	樟树镇受辱,石达开三败曾国藩	(449)
八	在最困难的时候,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	(458)
九	邹半孔出卖奇计	(466)
十	大冶最憎金踊跃,哪容世界有奇材	(471)
十一	重踏奔丧之路	(479)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

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，正在大办丧事。

这人家姓曾，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^①。荷叶塘位于湘乡、衡阳、衡山三县交界之地，崇山环抱，交通闭塞，是个偏僻冷落、荒凉贫穷的地方，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，却异常宏伟壮观：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，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；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“进士第”竖匾，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，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。往日里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，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。现在，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，到处是一片素白，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。

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，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——“曾府”的大红灯笼，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，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。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，挂着长长的招魂幡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起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，上书“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”。碑亭四周，燃起四座金银山，一团团浓

① 都，清朝行政区划名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。

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，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，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。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。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，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。此时，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，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，只露出一个头面。幔帐上部一行正楷：“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”。中间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。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。上首是：“断杼教儿四十年，是乡邦秀才，金殿卿貳。”下首是：“扁舟哭母二千里，正鄱阳浪恶，衡岳云愁。”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。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，上面贴着四个大字：“懿德永在”。落款：正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。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，上面也有四个大字：“风范长存”。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，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：“千古母仪”，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：“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贻跪挽”。紧接县令挽幛后面，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。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，上面摆着香炉、供果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儿，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先站成两排，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缓步进入幔帐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，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。二十四个声音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保持着大体一致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：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这时，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。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，又被挤出屋外，扩散到坪里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，只有一些

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钱纸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一概浑身缟素，蹑手蹑脚。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。

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、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，名麟书，号竹亭。曾家祖籍衡州，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，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，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。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，不喜读书，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，遂发愤让儿辈读书。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。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，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，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，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。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，便死了功名心，以教蒙童糊口，并悉心教育儿子们。麟书秉性懦弱，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。江氏比丈夫大五岁，夫妻俩共育有五子四女。家中事无巨细，皆由江氏一手秉断。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，对丈夫照顾周到，体贴备至。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，逍遙自在。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，长年挂在书房里：“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耕半读，但将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把艰巨付儿曹。”现在夫人撒手去了，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。偌大一个家业，今后由谁来掌管呢？这些天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。曾府有今日，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。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，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。

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，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，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，身着重孝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这是麟书的次子，名国潢，字澄侯，在族中排行第四，府里通常称他四爷。

“爹，夜深了，你老去歇着吧！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。”

“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。”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，眼中布满血丝，“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。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

六天，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，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。”

“爹，江贵怎好跟哥比！”说话的是次女国蕙。她双眼红肿，面孔清瘦，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，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，“江贵沿途用不着停。哥这样大的官，沿途一千多里，哪个不巴结？这个请吃饭，那个请题字，依我看，再过半个月，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。”

麟书摇摇头说：“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。这种时候，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，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！”麟书无意间说出“意外”二字，不免心头一惊，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。

“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？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，但沅江、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！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”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反而把“意外”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，江贵对我说过，他这一路上，胆都差点吓破了。”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他是麟书的第四子，名国荃，字沅甫，在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称九爷。他也是一身纯白，但却不见有多少戚容。国荃放下手中账本，说：“江贵说，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，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布，拿着明晃晃大刀的长毛，吓得他两腿发抖，急忙躲到草堆里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。”

“团勇呢？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？”国潢是荷叶塘都的团总，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。

“四哥，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！”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，族中排第六。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，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他略带鄙夷地说，“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，真正来了长毛，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？省城里提督、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，长毛是好对付的？我看长沙早晚会落到长毛的手里。”

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，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

爷吓坏了。他离开太师椅，在房子里踱着方步，默默地祷告：“求老天保佑，保佑我的老大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，才在长女国兰的搀扶下，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。
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

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，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，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：“客官，船到了岳州城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开船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？”

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，随即走出舱外，踏过跳板上岸，仆人在后面紧跟着。走在前面的主人约摸四十一二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宽肩厚背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，前额很宽，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脸瘦长，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，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、阴冷的光芒，鼻直略扁，两翼法令又长又深，口阔唇薄，一口长长的胡须，浓密而稍呈黄色，被湖风吹着，在胸前飘拂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，腰系一根麻绳，脚穿粗布白袜，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，以缓慢稳重的步履，沿着石磴拾级而上。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，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，兼署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。一个多月前，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，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。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，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，便立即改道回家，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，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。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，近三十岁，人生得机灵精神。

“大人。”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。

“又忘记了！”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现在已不是侍郎，而是回籍守制的平民，懂吗？”

“是！”荆七一阵惶恐，连忙改口，“大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，你老

上去吃点东西吧！这些天来，你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。”

曾国藩没有做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。自从见到江贵后，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。昨天船进洞庭湖后，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。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“天下楼”的岳阳楼时，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。前次游历，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。那时的岳阳楼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，气概不凡！登楼游览，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楼下是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。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，反复吟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句，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：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，干一番烈烈轰轰、名垂青史的大事业！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，檐角生草，黯淡无光，人客稀少，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。曾国藩感到奇怪。他心里想，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！

曾国藩上了二楼，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，荆七坐在对面。刚落座，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，一边擦着桌面，一边客气地问：“客官，要点什么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接着说，“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，才出湖的活鲤鱼，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，螺山的王八，还有极烈极香的‘吕仙醉’。李太白当年喝了此酒，在小楼题诗称赞：‘巴陵无限好，醉杀洞庭秋。’……”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高兴，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在嚼些什么舌头！看看这个。”说罢，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。

酒保一看，立即收起笑容：“小的不知，得罪，得罪！”随即又说，“客官不吃荤的，小楼也有好素菜：衡山的豆干，常德的捆鸡，湘西的玉兰片，宝庆的金针，古丈的银耳，衡州的湘莲，九嶷山的蘑菇。”

这些菜名，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。寓居北京十多年，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。他对酒保说：“拣鲜嫩的炒四盘来，再打一斤水酒。”

“好嘞！”酒保高声答应，兴冲冲地走下楼去。很快便端上四大盘：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，一盘红椒炒玉兰片，一盘茭瓜丝加捆鸡